



生命吐納間 挑戰巍峨之巔

2015-11-14 記者 孔婉寧 文



為什麼要爬山？許多登山家以及登山愛好者總是會被這麼問過。究竟，是為了登頂的美亦或是享受路途之驚險，也許回答的方式可以很詩意，也可以很現實。因此，不妨借用登山經典著作之書名《聖母峰之死》(Into The Air)，一切就只是為了「進入稀薄的空氣之中」。



《聖母峰之死》一書。(圖片來源/大家出版社)

《聖母峰之死》是由記者強·克拉庫爾 (Jon Krakauer) 在一九九六年為報導聖母峰商業化問題及爭議，前往聖母峰登山，卻意外遇上暴風雪，親身經歷了聖母峰史上最大的災難後所寫成的災難紀實。這是一本囊括倫理辯證、生死凝視，經歷過恐懼與希望，彷彿生命正如書名般曾到達「空氣稀薄之處」。

天路成「商路」

當紐西蘭人希拉里 (Edmund Hillary) 和雪巴人 (Sherpa) 嚮導丹增諾迦 (Tenzing Norgay) 成功登頂聖母峰時，意味著人類的腳步第一次踏上世界之巔，那裡是最接近「天庭」的地方。這次登頂，與人類首次登陸月球一樣有著劃時代般的意義。後人踏著前人成功的步伐，一個個登上世界之頂，攀登聖母峰變得不再遙不可攀，這條通往神聖的天路，在人類的踐踏下漸漸成為一條只是通往頂端的商業路線。對於想要登頂的那些人來說，除了要身強體壯，錢包也要非常飽滿才行。

強·克拉庫爾受《戶外》(Outside) 雜誌邀請報導關於聖母峰愈趨商業化，因此，他加入了由紐西蘭人羅勃·霍爾 (Rob Hall) 率領的「冒險顧問」遠征隊 (Adventure Consultants Guided Expedition)，該公司素以帶領過非常多人成功登頂的傲人成果為人稱羨，到了山上，強發現這支隊伍的成員實力都不佳，而且也完全符合了「商業化」的原則，所有的吃力的工作全交給雪巴人負責，為顧客搬運數十公斤的負重物，還得當開路先鋒到達前方為顧客架好梯子與繩索以便攀爬，為顧客張羅飲食也是雪巴人的工作之一。

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市場一隅 刻劃人情記憶
- 生命吐納間 挑戰巍峨之巔
- 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- 苦海難渡 移工回家路迢迢
- 非裔種族 唱出音樂尊嚴

總編輯的話 / 曾煥富



本期為二二六期，共三十一篇稿件，其中以照片故事及心情故事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NBA二〇一五到二〇一六賽季為題，將最清楚的比賽資訊呈現給大家。

本期頭題王 / 趙廣絮



喜歡籃球可是無法成為灌籃高手，熱愛音樂卻又當不成偶像歌手，最後只好老老實實做一個喀報寫手。

本期疾速王 / 蔡家寧



我是蔡家寧，每個人都叫我參參，我喜歡觀察身邊的微小事，對於人與人的相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趣，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，也有接案舞者的工作，希望能用更活潑的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

本期熱門排行



我的超人媽媽
許人文 / 心情故事



當音樂產業走入數位時代
趙廣絮 / 文化現象



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吳和謙 / 樂評



我的親情 我的愛情
我 吳偉立 / 心情故事



黎明之前 新竹深夜食堂
林儒均 / 照片故事

於基地營高度適應的幾天當中，遇上了美國領隊費雪（Fischer）帶領的隊伍。因攀登聖母峰難度之高，兩支隊伍於山上開始前置作業的合作，還遇上了實力很差的台灣隊、南非隊。因為雪巴人的不和睦、登山人數過多的「塞車」、登山隊之間互相猜疑等暗潮湧湧的關係，種種看似微小的因素，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攻頂那日，不幸地又遇上暴風雪，多人受困於酷寒的暴風下，最後這場風暴奪走九個人的性命。令人震驚的是，罹難者中居然包含兩支商業隊實力堅強的領隊－羅勃與費雪。作者推測，在八千八百公尺的高山上，人多半已失去清晰思考的能力，所以事前的準備就顯得不可或缺。而霍爾犯下的錯誤便是因過分地自傲，認為尚稱健壯的顧客，他就有辦法帶他登頂，但他誤判顧客的體力，反而鼓勵上山，為了幫他，在最後錯失了自救的機會。

記錄主觀 為台灣隊伍平反

強作為「生還者」記錄下他所看到的，出版後卻收到了罹難者家屬的抗議，質疑他為什麼有權利批評別人的判斷、分析他人的意圖、行為，並且理直氣壯地指出是誰的過失導致怎樣的結果。其中，書內提及「台灣隊」的經驗不足以及不夠格攀登聖母峰，並將台灣領隊高銘和描寫成一個只專注登頂卻不顧隊友死活、野心勃勃的人，並且在登頂時刻意不避開其他隊伍，導致大家登頂時間受到拖延。在本書出版後的輿論膨脹下，眾人對於高銘和的不諒解與質疑一直都存在著。在高銘和的《九死一生》中可以發現，台灣隊伍是由一群業餘愛好爬山的狂熱者所組成，雖然稱不上是專業的登山家，但實力還是有一定的水準。只是台灣隊伍的財力並沒有他隊來的雄厚，金源甚至來自於許多企業的贊助，因此，領隊高銘和為了達成答應帶著贊助商標識登頂的承諾，一直向上攀爬，即使途中得知有隊友遇難身亡，已經在半途中的他不得不前進，只要後退就是愧對贊助商的支持，且每個隊伍征服高山的技巧也因文化差異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強提及台灣隊實力的薄弱實是一項過於主觀的判斷。

直到二〇〇六年，日裔美籍紀錄片導演尤伊奇（Yoichi Shimatsu）於紀錄片《Prayer Flags》在高銘和的口述下，指出強的錯誤與偏見，台灣隊伍是在其他商業隊伍之前即取得登頂許可，礙於各國商業隊伍的壓力與利益，尼泊爾政府才修改法令，造成山頂壅塞，導致悲劇發生。就這一點，作者並沒有在書中有任何表示。然而，文字是多種抉擇中選取最可行、最能詮釋所見一切的一種，卻也因為硬是使用文字敘述各種意象，讓人學會以「觀念」把深刻體驗到的無常幻象凍結於心。作者雖然沒能透過這本書得到平靜，但依然成功完成讓全球讀者記住這那些奮不顧身的夢想家，以及無數犧牲自我、慷慨助人的英雄。



台灣領隊高銘和幸運獲救，腳趾與手指卻已嚴重凍傷壞死。(圖片來源/FHM)

無畏之徒 困境中生命吐納

到底登山是為了什麼？任何到過高海拔的人，一定能體會在那種頭痛欲裂、噁心欲吐的高山症狀，因此緩緩地調和適應，就像在尋求與巔峰之境的頻率一致般，逐漸學會在空氣稀薄中吐納、前進，最後感受的會是開闊、清明、釋然，這絕對是來自於對大自然、對稀薄空氣的敬畏與謙卑。「在一步一步前行中，感受汗水滑落，感受自己在耳膜充血時震耳欲聾的心跳，如此，讓我感覺活著。」交大登山社社長嚴煥榮形容登山的意義好像是自虐一般，聽起來矯情，卻是內心最真實的感受。

做不到的事情總是最吸引人，這麼想的人通常不是專家，他們的野心與幻想卻很頑強，可以完全漠視謹慎之人的疑慮，因為決心與信心將會是他們最強悍的武器，正也說明那些無畏的攀登者即便知道將接近死亡的禁忌疆界，依然繼續前行，那是對「山」的癡狂，也是登山的偉大理由。



聖母峰與雪巴人堆砌的祭壇，彰顯出當地人對於聖母峰的敬畏。（圖片來源／國家地理雜誌）

匍匐山路 繼續前進

薩迦瑪塔（Sagarmāthā），意思為「天空之女神」，是尼泊爾人對於聖母峰的另一種稱呼。而她將繼續矗立於世界的頂端，屹立不搖地俯瞰世間的一切，持續散發女神的溫柔光輝，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登山客，踏上嚴峻且充滿危險的路途，即使山上的艱辛將啃噬原先的勇氣也在所不惜。在山裡，唯有懷著崇敬、謙卑與坦誠，得到「女神」的許可，方能貼近生命的謎團，揭開女神的神秘面紗。



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
近年來，氣音的運用風氣瀰漫台灣流行樂壇，甚至成為了流行歌手的唱功指標，但仍有人不流於俗、唱出原音。

黎明之前 新竹深夜食堂



新竹的深夜食堂，在日出之前，填飽早鳥與夜貓族味覺與心靈上的胃。

0則回應

排序依據 熱門 ▾



新增回應……

Facebook Comments Plugin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